



## 大会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正式记录

## 第八次全体会议

1998年6月10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

下午3时开会。

## 议程项目3(续)

## 出席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A/S-20/10)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首先将着手审议全权证书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4段中建议的决议草案。

大会现在就全权证书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4段中提出的建议采取行动。

全权证书委员会未经表决而通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认为大会愿采取同样做法?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S-20/1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3的审议。

## 议程项目8(续)

##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是克罗地亚副总理兼科学技术部长 Ivica Kostovic 先生阁下,我请他发言。

Kostovic 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本届特别会议给了我们大家一次历史性机会,就一项打击毒品问题的全面战略达成协议,并真正承诺以高度负责和有效的方式执行这一战略。

毒品问题是一项重要的全球安全问题,需要进行全

球的共同努力以有希望获得成功。该问题伤害了各大小国家、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以及那些过渡中的国家。必须以有效的区域和全球行动来辅助在地方一级处理该问题。如果我们不支持哪里种植麻醉药品就在那里加以根除或找到控制和制止在很多国家非法生产合成药品的机制,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的具体方案,就会同西西弗斯滚石上山一样。

我们再怎样强调联合国在打击毒品问题中的全球做法的重要性,也不过份。这种全球努力考虑到具体国家的各种多样性和具体性,使它们得以在全球合作的概念框架内制订其具有透彻和清楚目标的战略。

我现在简要地介绍克罗地亚最近在处理毒品问题方面的经验。最近对我国进行的侵略战略,严重加重了克罗地亚境内的毒品滥用问题。鉴于这些情况,政府的反应是相当迅速的。意识到这一问题,一个政府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有关防止毒品滥用的国家战略,而议会则于1996年1月接受了这一战略。国家战略的开始执行,提出了很多困难的问题,突显了现有毒品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要对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的帮助表示我们的特别谢意,这种帮助促成了一个与克罗地亚之间有关控制毒品滥用问题的联合项目。这一两年期的项目包括使毒品管制和有关立法现代化的活动、加强毒品方面法律的执行并改进减少需求的机构。

克罗地亚认为,药品管制署对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方案的战略做法是重要和十分有帮助的。克罗地亚作为处于非法毒品贩运通道交叉路口的国家,有意成为药品

管制署的中欧及东南欧次区域毒品管制方案的积极成员。我们的优先任务是强有力地控制所谓巴尔干通道,并参加与中欧各国的协调活动。

克罗地亚还与我国今年担任主席的中欧倡议国家成员伙伴进行良好的合作。它他的有组织犯罪专家工作组已决定在今年10月召开内政部长会议,因为对付跨国组织的犯罪是中欧倡议成员国所共同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个会议上,居议程首位的将是对付非法贩运毒品。所有这些区域和分区域努力可以成为实施全球战略目标和促进实现一个无毒品世界理想的重要步骤。

我还想提出,今年5月,克罗地亚主办了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第27次欧洲区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刑警组织宣布,与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例如洗钱、武器的非法贩运和恐怖主义等,反对毒品将是其战略优先事项。

关于克罗地亚的目前局势,我们的评价是,作为战后的一个综合症普遍滥用毒品现象的扩大已经停止。然而,这种增加趋势仍然在继续,其原因与战争无关,而是由于那些使毒品的滥用成为一个全球问题的因素。

正在通过的新的刑事法,即针对洗钱的法律和有关控制毒品的法律将是克罗地亚的立法现代化并为我们社会提供必要的法律手段,以对付毒品的非法供应并减轻其后果。

然而,很多更长期以来就面临严重的毒品问题的国家的经验警告我们,管制非法贩运的措施本身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付毒品的新战略特别重视减少需求。我国政府强烈支持这个概念,并敦促加强在预防方面的合作。

无疑,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以下认识:滥用毒品的后果摧毁并破坏人的精神、家庭、社区和国家。我们认为,因为年青人是人口中受影响最大的部分并且是世界的未来,他们首先要求我们所有人尽快采取行动。新的战略使我们产生了希望,但也要求我们真正地、坚决地致力实施一个无毒品世界的概念和理想。我国政府表示准备在这方面竭尽全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克罗地亚副总理兼科学技术部长的发言。

我请波兰副总理兼内政和行政部长雅努什·托马谢夫斯基先生阁下发言。

托马谢夫斯基先生(波兰)(以波兰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首先,我希望指出,波兰代表团同意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副首相、尊敬的约翰·普雷斯科特阁下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十年以前,在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时,我们可以设想到,它涉及了一个很快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的问题。今天,吸毒成瘾是波兰的一个危险的社会问题。这个危险涉及所有社会组群和职业,而无论他们的地点、年龄、教育水平或物质地位。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正在急剧增长。

据估计,大约4万人每天习惯性地使用毒品,这个数字正在增加。最经常使用的是从西欧带进来的大麻和印度大麻脂,以及也在波兰生产的安非他明和其他人工的合成药品。用波兰种植的印度大麻制作的波兰大麻最近也出现在市场上。

不幸的是,毒品的主要使用者是15至25岁的人。我们注意到吸毒者的年龄持续下降。一个具体的现象是吸食所谓波兰海洛因的吸毒成瘾者,这种人的数目正在增加。其中大多数人自己生产和吸食这种毒品,还把这种毒品卖给其他人,以维生并用来购买毒品。

我们的资料表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现在正在开始控制地方毒品市场。他们正在通过勒索金钱,或更直接地通过组织将毒品送物上门而逐渐谋求垄断和完全控制这些市场。毒品的分配是由在国内外有广泛接触并拥有相当多资金和充分的技术的集团来进行。

使用由国外供应的原材料在波兰非法生产人工合成毒品正在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在波兰领土上作业的拥有专业设备和合格人员的犯罪试验室正在为国内市场以及为向国外输送而生产安非他明。在1997年摧毁10个这样的非法生产设施无疑是波兰警察的一个胜利。制造安非他明的犯罪集团在其活动中很有适应性。除毒品生意外,他们还进行其他方面的犯罪:盗窃汽车和买卖盗窃的汽车、抢劫、制作假钞和伪造文件,以及贩运酒精、香烟和武器。

波兰的边界对流入境内的人和货物开放。波兰被利用作为运输毒品的转运国这一事实与它位于与欧洲中部有关:很多地面、海上和空中通道在此汇合。巴尔干通道就通过波兰,这条通道被用于从所谓的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输送海洛因。来自南美的可卡因和来自南亚和南美的大麻也是通过这个通道输送的。

我们越来越注意到在波兰的犯罪集团与其他国家的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在生产人工合成毒品以及转运和贩运毒品方面。波兰公民被国际犯罪组织,以及波兰的组织用作最重要的贩运途径上的承运者。

在1994和1997年之间,与毒品有关的最严重犯罪,例如生产、分销和贩卖毒品的数目增加了几乎100%,从4 000增加到7 915。波兰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一项对付吸毒成瘾现象的新法律在几个月之前生效。通过这项法律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波兰立法适应国际标准,特别是使拥有毒品成为非法。新法律还规定征收关税,管制用于生产毒品和其他成瘾性用品的化学物质的买卖。新的规章禁止未经批准的人生产、获得、拥有或储存化学先质。

为改进警察在对付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方面的工作,在1997年2月成立了一个特别毒品局。它的工作已经在产生具体的结果。波兰法律允许警察发送秘密监测的信件;这在对付毒品贩运方面特别有用。现在正在制订将使我们能够对付洗钱的法律。我们深信,这些是有效地对付从毒品中获利的罪犯所不可缺少的。

波兰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没有国际合作就不可能创建有效的国内安全制度,也不可能制止有组织犯罪的威胁。

《199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是一项已成为某种模式的文件,它激发了波兰关于缔结一项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的构想。我们相信,有时被称为华沙公约的该公约筹备工作将顺利完成,并将有助于大大支持针对非法药物贩运活动所采取的行动。

同时,铭记着情况不断变化,联合国有关吸毒成瘾和贩卖毒品问题的公约所针对的现象其性质也不断变化,因此似乎应该考虑是否有可能审查这些公约的某些规定,以便使它们适应当今需要。

波兰愿积极参加联合国各项禁毒努力,我们满意地欢迎在维也纳建立打击有组织毒品犯罪中心的构想。维也纳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迄今取得的成就预示着该构想具有美好前景。波兰可以成为打击毒品威胁区域局所在地。

尽管波兰警方缉毒单位最近刚刚投入使用,但波兰的警察力量正在这个领域同其他国家同行进行有效合作。我们除其他事项外特别就打击毒品犯罪问题同一

些国家缔结了双边协定。仅两个星期前,欧洲联盟和联系国在布鲁塞尔就以安全抗衡有组织犯罪问题达成了协议。波兰是该协定签署国,并积极参加其制订工作。

各国情况的多样性需要使用多种不同资源。为了有效打击吸毒成瘾和毒品犯罪,有效的警察力量并不够。必须建立各项社会和经济行动纲领,以制止毒品需求,减少交货,并在毒品生产成为个别区域经济一部分的地方创造替代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感到关切的是,因特网等现代通讯资源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助长毒品的消费和制造。我认为,我们也必须在这个领域进行合作,以便减少这些消极现象。

波兰政府将始终不渝地努力同吸毒成瘾和毒品犯罪作斗争。作为本届特别会议焦点的《宣言》大大有助于把我们各项具有国际规模的行动结合起来。这项行动要行之有效,就必须得到联合国主管机关和机构的协调。目前除《宣言》外还出现了各种长期行动方案。我愿向大会保证,波兰将积极参与实现这些方案重要目标的各项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波兰副总理兼内务和行政部长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乌克兰副总理 Valeriy A. Smoliy 先生阁下发言。

Smoliy 先生(乌克兰)(以乌克兰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在本千年末人类面临的诸多全球挑战中,毒品问题有是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在这样高的政治级别召开大会本届特别会议表明,世界各国都深切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国际毒品犯罪已成为一种强大的破坏稳定力量,它不仅能够摧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也能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

贩毒份子拥有现代技术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的利润比国际社会拨给发展用途的资金高许多倍。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无法自己顶住这些力量。如果人们以前把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的合作视为各国团结的表现,则今天协调各国努力已成为国家安全和稳定发展非常必要的先决条件。

本论坛是在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通过《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纲领》以来地缘政治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的条件下召开的。不幸的是,消除专制主义残余以及新生和恢复民主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

进程比当初的预料更为困难。同非法贩毒有关的犯罪活动有所增加,这是该进程期间有所增加的消极现象之一。

乌克兰在打击这种犯罪活动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根据官方数据,吸毒成瘾者人数在前一段时间增加了三倍,达到大约 70 000 人。然而,我们难道可以估计出这一可怕现象受害者的确实人数吗?根据某些估计,这个数字可能超过 500 000。我国执法机构每年都从非法贩毒分子那里缴获 40 多吨麻醉品。

鉴于乌克兰因其地理位置使贩毒份子很感兴趣,因此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国际毒品业的新路线通过我国领土进入同我们有共同边界的欧洲国家。仅在上半年,乌克兰就缴获了运往西欧国家途中的 874 公斤可卡因、六吨多印度大麻籽和其他麻醉药物。

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回击毒品犯罪和吸毒成瘾的有效国家机制。乌克兰总统和部长内阁已把控制贩运麻醉品、精神药物和先质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优先。在这些措施框架内,采纳了监测麻醉品、精神药物和先质贩运情况的意见,成立了国家打击滥用毒品协调委员会,并批准了《国家打击非法药物贩运和滥用方案》。

我国非常重视打击贩毒方面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的主要焦点之一是缔结 57 项有关司法协助、其中包括打击非法贩毒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协定。今天,乌克兰已加入有关监测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情况的三项基本联合国公约。乌克兰还积极参加了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工作。乌克兰还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乌克兰在区域组织特别是欧洲理事会框架内越来越积极地从事打击贩运毒品领域的活动。

我还要借此机会强调一项新区域主动行动,即乌克兰、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联合制订的“卡内尔”国际预防行动的效力。该行动设想由这些国家的边界主管机构建立互动关系,其突出特点是高度能动性,即动员参加国执法机构的努力和手段。考虑到毒品行业的犯罪集团正在把活动中心转移到中欧和东欧,我们也请该区域其他国家参与实施这项主动行动。

大会本届会议将首次通过经会员国联合努力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发挥积极作用而起草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载有打击非法贩运毒品的新的世界战略,并为进一步加强该领域国际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乌克兰代表

团希望,世界各国将表现出充分的政治意愿,实际地实现这些规定。

实现我们制止毒品问题并满怀使人类文明免受这一可怕现象的希望进入第三个千年共同的希望,恰恰取决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团结。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克兰副总理的发言。我还敦促其它代表团,学习乌克兰的榜样,用比预期更少的时间。他的发言不到 7 分钟。

我现在请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H.A.F.M.O. 范米尔洛先生阁下发言。

范米尔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本届大会毒品问题特别会议给予我们独特机会审查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成功与缺陷。在迈过《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后的十年中,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我们仍须作出很大努力。

制定国际毒品管制条约的明确目的是保护生命和健康。这些条约未能为减少需求的重要内容提供适当框架。因此我们深为满意的是,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将以通过一项《减少需求指导原则》的方式把减少需求放在国际毒品管制议程的首要位置上。这些原则是对条约可喜和必要的补充。该《宣言》认识到“减少需求”一词所涵盖的极为广泛问题,从防止第一次使用一直到减少滥用毒品的消极后果。

该《宣言》是方向正确的重要步骤,但我们不应停止在那里。下一步应是评价我们过去努力的结果,以便发现什么有效什么无效。在讨论新的战略时,让我们不要陷于我们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争论。相反,让我们使讨论基于事实以及我们多年来获得的实际经验。

我们强烈认为,有效对付毒品问题的唯一方式是采取包括减少需求和减少供应的综合和平衡的对策,因为生产和消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打击种植和生产毒品时,我们可使用几种手段。它们包括应逐案适用的替代发展及执法措施。因此,我们欢迎《关于消除非法毒品作物和替代发展问题国际合作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确定了有效替代发展方案的基本原则。我们促请所有国家和组织尽力适用这些原则。

贩运毒品,根据其性质,不尊重国家边界。这要求在各级采取一致行动。关于欧洲联盟内部和本身采取的行动,我谨提及欧洲联盟主席团的发言。我们特别感

感兴趣的区域是加勒比,荷兰王国组成部分,即荷属安的列斯及阿鲁巴所在主要过境地区。我们将继续支持执行《巴巴多斯行动计划》。这是协调区域行动的良好框架,迄今此类唯一的框架。此外,荷兰王国最近已采取主动行动,探讨该区域各国达成正式协定以加强海事合作的可能性。

与毒品生产以及贩运相关的是迅速发展的洗钱问题。本届特别会议将批准一项阐明制止洗钱努力的基本原则的决议。作为下一步,我们应就执行这些原则的一套全球性措施达成协议。荷兰王国在财务行动工作队及其加勒比分支、加勒比财务行动工作队中发挥积极作用,将高兴地促进确定这种措施。

请允许我谈一谈荷兰减少需求政策的一些经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健康和社会福祉并减少与滥用毒品相关的伤害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毒品使用者的习惯不应成为犯罪,相反他们应得到所需的帮助。这项政策已显示出一些积极结果。

第一,我国的政策防止毒品使用者进入地下,我们无法在那里找到他们。我们已查明各种使用者群体,而且知道他们的习惯。这使我们能够更有效、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通过公开化,使用毒品的魅力减少了。这方面最清楚的例子是鸦片剂的使用。现在对于荷兰青年来说,海洛因是失败者使用的;很少青年人想试用它。

第二,由于高水平的治疗、照顾和减少风险,美沙酮和交换针头方案,毒品使用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比较低。这种措施对整个社会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减少诸如结核病、艾滋病及肝炎的传染病的扩散。

有人会问,我国方案是否导致滥用毒品的增加。我们的经验是它们没有造成这种情况。相反,例如交换针头方案没有导致更多地使用静脉注射毒品,它们却导致更少人共用针头。因此,荷兰吸毒者得艾滋病的不多。

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记住,不应该把自己的制度作为唯一正确和适当的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样将不顾毒品问题的具体情况,而这一情况国与国不同。在区域和国际讨论中,我们必须找出,根据理论和经验那种方法最适应我们人民。我们荷兰认为,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对的,我们对我们的结果和数字感到鼓舞。我们在减少需求方案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愿意为减少需求指导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执行作贡献。

世界能不能有一天完全排除毒品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管制毒品和与毒品相关的问题似乎是一个较容易实现的目标。我们大家都知道,即使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我们能用的的一切资源,包括政治资源和财政资源。荷兰王国愿意发挥它的作用,我们期待同所有其他会员国一起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荷兰副首相和兼外交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巴布亚新几内亚国会议员、副总理兼贸易和工农业部长尊敬铁 Michael Nali 先生发言。

Nali 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人民,感谢你作为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特别会议主席,让巴布亚新几内亚有此机会就麻醉品和滥用毒品问题发言。

这一盛会确实具有历史意义。我们不仅在纪念《1988年公约》起草十周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曾积极参加这项工作,而且所有会员国第一次会集在大会堂中,通过一份政治宣言,巩固我们打击滥用毒品的努力。

二十世纪目睹国际社会同这一严重问题作斗争。现在在本世纪刚要结束和另一个千年的前夕,我们正在对一直缺少的一个要素作出承诺,那就是我们团结起来解决现代人类的这一祸害问题所需要的政治意愿。

就全球而言,我们都认识到滥用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它已经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恐怖主义集团和有组织的犯罪份子,利用人的弱点来开展他们的活动,危害人类绝大多数。

巴布亚新几内亚欢迎它在这些挑战中的责任,因此我们重申政治宣言和减少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重要性是本国政府打击滥用毒品问题的宝贵工具。

副主席坎贝尔先生(爱尔兰)主持会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理位置使人们认为,不可能在我国4百万人民中间进行非法毒品买卖。但是事实上,毒品包括外来和国产的毒品以惊人的速度对我国造成破坏。在南太平洋最大的国家岛屿上,我们有极大的潜力,不仅在自然资源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最丰富的资源方面,即人民,特别是我们的青年。非法毒品最大的危害也正是在他们身上。我国不仅有使用非法毒品的人,而且非法出口毒品和进口毒品的人数在增加,特别是大麻。我们看到许多人,特别是我国年青人的生活一团糟和被破坏。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毒品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影响。我们打击毒品的斗争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极需的资金现在被用来同这一问题作斗争。但是我们决心抵消这些损失,在我国根除滥用毒品现象。

我国政府已经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麻醉品局,处理和协调打击滥用毒品问题所有各方面的工作。我国政府正在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专家帮助起草的最新立法,把这些药物放在国家和国际管制之下。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签署《1961年公约》,及其后来《1971年公约》中的修订案。新的《药物法》通过后,我们希望同那些国家一起批准《1988年公约》。

我国代表团欢迎本届特别会议,将优先考虑,我们对洗钱问题的关切,这一问题威胁南太平洋地区。我国的新立法中有处理这方面问题的规定,以及促进司法使用的措施。

在许多国家,减少毒品供应的传统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败,在我国也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减少供应的努力。相反,拟议的法案将加强这方面的执法机构,采取控制交付的措施。但我们感谢现在讨论促进替代发展项目的问题,并承认它是减少供应的一种办法。

毒品的威胁在迅速的散布,这不仅是因为人的弱点,还是因为恐怖份子和犯罪集团的推销。在这种情况下,巴布亚新几内亚承认,我们现在所对付的势力如此强大,没有一个国家有希望单枪匹马的控制这一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更大的国际援助。我们强烈支持呼吁金融机构承诺同会员国建立积极的伙伴合作,特别是同那些面临严峻财政困难的国家,进而使我们能有必要资源打击滥用毒品现象。那些想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人,应该帮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制止经济投资的最大障碍:非法的麻醉药品及其滥用,这样作是很明智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承诺在大洋洲地区起带头作用。我们已经在我国展开大规模的教育方案,目的特别是防止年轻人受到诱惑,陷入与滥用毒品有关的问题。

我们设立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培训中心,并举办关于吸毒、咨询、治疗、康复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对毒品认识的基本训练班。这一方案将扩大,以加强区域合作。

本届特别会议上确定的预定日期和战略不是轻而易举能实现的。但与此同时,巴布亚新几内亚保证完全致力于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让我请大会放心,我国政府将把《政治宣言》的文字化为今天和明天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兼贸易及工业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保加利亚卫生部长 Peter Boyadjiev 先生阁下发言。

Boyadjiev 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支持和欢迎起草本次富有成效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将于今天通过的文件,这些文件涉及整个国际社会目前正向吸毒发起的斗争中的广泛问题。我们深信,针对这一对人类的威胁和挑战的战争的主要目标将实现,因为各国遵守它们自己作出的决定和规定。

保加利亚在这一领域的国家战略是一项符合国际社会政策的战略。该战略的基础是采取有系统的方法处理这个错综复杂的现象,并在国内从生产、贩运到使用和洗钱的每一个环节处理这个问题。保加利亚的具体情况要求我们采取严厉措施对付这一主要威胁:国际非法贩毒和将这一贩毒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内市场。

这一优先项目反映了我国在一条重要的中转路线上的地理位置和我们有效地开展一场反毒品运动的决心。年复一年地,保加利亚海关缴获大量毒品的先质,这不是偶然的。执法人员近几个月采取的强有力行动和警惕性导致在保加利亚消除了几个处于其犯罪活动初期阶段的小型试验室和一家非法的生产非安他明工厂。

正在国家一级通过广泛的公关运动和对毒品及与毒品有联系的非法活动持坚定的态度来减少需求。与此同时,我国建立了专业医疗和吸毒者康复网络。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我们正努力扩大方案,使我们能够控制危险,减少破坏以及在毒品的使用不能防止时控制得到毒品的机会。

在反毒品斗争中,今年对本世界组织和保加利亚来说是一个尤其富有成效的一年。

根据国际准则和标准制定了一项涉及多方面的关于麻醉品的国家法律。当本论坛作出其最新决定时,这项法律将最后通过。在打击洗钱活动的斗争中制定了一项新法律,并且扩大了综合地执行这项法律的体制潜力。制定一项最新反腐败立法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打击吸毒和非法贩运斗争中的国家新战略旨在加强国家机构及其物质基础,以便促进这一领域广泛的、有条理的国际合作。保加利亚正尽可能积极地参加在

打击沿着巴尔干半岛路线转运毒品的斗争中建立次区域合作机构。

我们意识到,只有采取广泛的行动,并在国家、私人部门、民间组织、社区、大学、学校、家庭和个人之间进行有效的合作和协作,保加利亚国家战略的目标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 17 个机构参加打击吸毒和非法贩毒全国委员会的工作。

自第十七届毒品问题特别会议使国际社会相信它能够赢得这场斗争并防止与毒品有关的问题恶化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有组织犯罪不分国界,并且不顾道德标准。让我们表明,我们能够平等地组织起来,坚定地同这一问题作斗争。

我们希望,大会本届会议将是一个转折点:国际社会放弃其打赢零星战斗的战略,转而采取一项打赢全面战争的战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保加利亚卫生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新加坡共和国内政部长 Wong Kan Seng 先生阁下发言。

Wong 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当我们即将迈入新千年时,我们面临一个老对手。30 多年前,联合国提醒大家注意毒品危险以及如不加以阻止它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在 30 年中,通过了三项单独公约。然而,随着非现金交易和现代通讯的到来,非法使用和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成倍增加。毒品危险仍然是当今时代最紧迫的全球关切问题之一。

没有一个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逃脱这一灾祸。打击全球毒品问题的斗争是一项共同和分担的责任,要求所有国家作出承诺。我们的任务将不是轻而易举的。然而,这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斗。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我们必须保证进行国际努力以打击世界毒品问题。我们必须具有集体的政治意志,以采取严厉措施并使我们摆脱这一危险。

我们应该通过联合国系统制定面向行动的国际战略,以管制用来非法生产毒品的化学先质。必须采取措施消除或大幅度减少非法作物,并促进替代发展方案。然而,消除毒品供应不足于处理世界毒品问题。我们必须减少对毒品的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执行强调禁止和康复的措施并执行预防教育方案。

各国政府无法单独地有效处理毒品问题。社区的作用是打击毒品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毒品问题直接影响到各个家庭和社区。它破坏了每个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因此,绝不能忽视毒品滥用的破坏性后果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可发挥强有力的咨询作用。药品管制署有能力适应当地的情况,并掌握根据全世界的试点项目而制定的种类广泛的方法和最佳做法。

联合国还成立了一个麻醉药品委员会和一个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现在应通过改进我们各司法和执法机构间的合作而加强它们的作用。我们可通过更密切的接触而便利交换情报,进而查明、冻结、扣押和没收犯罪收益。药品管制署还可在鼓励更大的次区域和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作用。犯罪组织充分利用划分不同法律和司法制度及社会经济现状的边界。我们可通过更大的国际和区域合作,阻止这些集团利用我们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在这方面,新加坡支持 1993 年的毒品管制问题理解备忘录签字国的联合宣言。

洗钱活动是毒品问题的另一后果。全世界复杂的社区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给毒品贩子提供了使其在毒品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合法化的有效渠道。新加坡作为财务行动工作队的一个成员,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打击国际洗钱活动。我们还确定了立法来打击这一问题,并规定在毒品问题上进行司法合作。我们承诺与其他会员国及财务工作队一道密切合作,防止毒品贩子从其非法活动中获利。

新加坡坚决致力于打击毒品活动。我们严肃地对待毒品问题,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始终处于被当作毒品贩运转运点的危险中。我们通过严厉的缉毒立法和对毒品滥用的有效执法而成功地遏制了毒品问题。我们严厉的具威慑力的法律是人所共知的。毒品犯们无论是新加坡人还是外国国民,都受到同等严厉的对待。同时,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执法努力,以保持对向新加坡供应毒品的活动的控制。我们向其他缉毒机构提供帮助与合作,并将继续这样做以作为我们对国际药品管制努力贡献的一部分。

新加坡还制定了一项有效的预防毒品教育方案。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我们的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及自助团体之间的牢固伙伴关系,帮助形成了一项丝毫不容忍毒品滥用现象的全国协商一致意见。各个组织通过相互学习,制定了更有条理的预防计划并组织了更多的预防毒品活动。尽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成果,然而这些努力已经产生令人鼓舞的结果。

例如,尽管进行了大力执法,而我们的警察和缉毒机构所逮捕的人数却更少。1994年大约逮捕了6 160人,而1997年则下降了22%,为4 750人。旧习重犯的人数据报也有所减少:同1994年的81%相比,1997年为66%。1997年所逮捕的新毒瘾者的人数为1 130人,少于1996年的1 420人。新加坡的毒品情况受到了相当的控制。

国际社会在打击毒品问题中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持续集体承诺。如果要使国际行动取得积极和持久的结果,各国政府就必须坚持到底。毒品管制的情况继续发生着无情的变化。对该问题而言总会有新的挑战,无论它是否是毒品制造、贩运和滥用的不断变化模式方面的挑战。

因此,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在打击毒品问题的全球努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大会决议中所体现的国际条约体制和国际标准与准则,以及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工作,都在战胜世界毒品问题的努力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础和参照点。

我们在纽约这里获得了难得的机会,以评估我们战胜世界毒品问题的单独和集体努力。我们不要把这一机会浪费在高谈阔论之上。相反,我们要对我们作为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将要为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作出坚定承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新加坡内政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摩尔多瓦共和国外交部长 Nicolae Tabacaru 先生阁下发言。

Tabacaru 先生(摩尔多瓦)(以英语发言):毒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无疑给整个社会及个人都带来可怕的影响。同样明显的是,它们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该问题的跨国规模使人们意识到只有通过各国的密切合作才能有效地打击毒品现象。

多年以来,联合国一直担当着在全球一级打击这种危险现象的国际努力的主要协调员的角色,尽管我们离把毒品问题从联合国的议程上彻底取消相距甚远,却应当承认联合国大大促成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某些成功。

同时,我们认为各会员国将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和通过的决定,将决定性地促进实现联合国打击毒品滥用现象十年的目标。

摩尔多瓦共和国完全支持《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政治宣言》草案,我们认为它是打击麻醉药品滥用方面的最重要行动之一。

在这方面,我要向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和国际药品管制中心在本届特别会议筹备活动中所作的努力表示谢意。摩尔多瓦共和国高度赞赏这些机构的活动,这些活动产生出一些有关打击毒品生产、贩运和非法销售的决定促进了这些决定的执行。

我们同其他面临毒品问题的新独立国家一样,对开展与药品管制署间的更多合作极为感兴趣。缺乏适当的专门体制机构以及资金不足的现象,为新独立的国家在执行教育、治疗和康复领域中的计划制造了严重的困难。这一情况需要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联合国机构进行合作的情况下,于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所关注的方面展开一些援助项目。因此,我们希望有关国际机构将在规划其在本区域的未来活动时考虑到这一国家集团的具体问题。

虽然我国的毒品问题没有我们地区其他国家严重,但这些问题基本上是由于摩尔多瓦处于麻醉毒品过境的非非法通道及“巴尔干通道”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

人所共知,这一消极现象是由于某些情况而发展起来的,其中就有分裂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冲突地位。不幸的是,摩尔多瓦共和国在这方面并无例外。我谨在这里提及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当局无法控制并为进行非法活动造成有利条件的我国东部地区。这些活动不仅危害我国主权和完整,而且为毒品和军火贩运以及洗钱创造条件。

危害区域安全的这一具体局势所具有的破坏稳定潜力也给其他国家造成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只有该地区各国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采取共同行动才能防止这一地区变为毒品和军火贩运中心。因此,我们认为依法解决我国东部地区局势对该地区当前形势将有积极影响。

我国正在作出巨大努力打击生产、贩运和销售麻醉毒品。在过去几年中,我们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控制麻醉毒品。我国遵守联合国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公约推动了这一领域法律构架的改善。

除了在国家一级采取的各项措施外,摩尔多瓦共和国还制定了双边合作框架。我们同本地区各国签署了若干政府间协议。根据本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摩尔多瓦共和国将坚决采取行动以打击毒品现象的各种表现。

最后,我谨表示我们希望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将成为巩固反对麻醉药品非法生产、贩运和销售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尔多瓦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讲话。

现在我请卢森堡司法部长 Luc Frieden 先生阁下讲话。

Frieden 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卢森堡大公爵十分重视打击毒品。我们社会中许多男女成为这一祸害的牺牲品,这一祸害在过去几十年来以空前速度发展。卢森堡政府认为应在供应和需求方面在国际一级尽可能协调毒品管制政策。

将要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决议草案代表一种质的飞跃。的确,在反对麻醉毒品的斗争中,在全球范围就减少供应和需求作出这种规模的承诺这还是第一次。

卢森堡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承诺。在这方面,我谨提及代表欧洲联盟发言的联合王国副首相 John Prescott 先生星期一的讲话。我国明确支持这一讲话。

我们尤其欢迎已经选择的顾及毒品问题的许多不同方面及其相互依赖的十分平衡而统筹兼顾的作法。这种作法必然地是基于责任分担的原则。虽然铲除非法作物是打击毒品的任何全球战略的一个必要方面,但它应包括在生产麻醉毒品国家建立替代发展方案。

然而,卢森堡谨强调建立和执行这种方案时应与有关国家的民众合作并应尊重基本人权原则。这些发展方案必须为有关国家民众提供现实和可持续的替代办法,而不仅是强迫他们铲除所有麻醉毒品的种植。

必须由我国政府以系统的预防努力来平衡这一行动。我们尤其希望关于吸毒的危险的教育将成为各国制定其学校方案中的强制性内容。此外,毒品受害者必须得到适当治疗。

打击毒品斗争的效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合作的性质。必须在全球以及每个地区使反对毒品的

立法和谐化。联合国和欧洲联盟都必须作出贡献。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法律当局都必须继续对所有类型的麻醉毒品非法贩运进行起诉,而不论其类别或地区来源。

只有顾及所有上述考虑的国际行动才会有效。因此卢森堡政府积极参加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在这一领域的努力。

关于联合国,我谨强调卢森堡是少数几个对联合国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五条第五款采取后续行动的国家之一,该款建议将没收毒品活动所得用于资助专门打击非法麻醉毒品贩运的政府间机构。卢森堡所设立的接受从毒品和洗钱活动中没收所得用于打击贩运麻醉药品的基金已多次支持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禁毒署)的项目。这一基金也使卢森堡能够同参加国际法律案件的其他国家几次共同分享这种所得。

卢森堡赞赏联合国系统为发展在全世界打击麻醉药品非法种植活动所做的各项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尤其欢迎禁毒署行动计划所描述的活动以及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奇先生的活动。

最后,卢森堡十分重视打击洗钱。1989年,卢森堡采取了必要法律措施防止财政部门被滥用来为毒品贩运洗钱。其后不久,我们批准了维也纳公约并要求金融部门的专业人员向法律当局举报任何可疑活动,以此来补充上述措施。

除了国家努力外,卢森堡积极参加各国际机构工作,尤其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我国是该组的创始成员之一。在最近一次的评估中,该组确认卢森堡遵守了该组关于洗钱的建议中的40项。

卢森堡这方面的努力成果表明,打击由毒品贸易产生的洗钱祸害的有效斗争同职业性保密特别银行保密不能共存。在打击洗钱斗争中,调查权在国内调查过程中并在满足国外司法合作要求时优先于保密。

卢森堡政府将继续同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充分合作,进行有效的缉毒斗争并帮助其受害者。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卢森堡司法部长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塞内加尔城镇规划和住区部长 Abdourahmane Sow 先生阁下发言。

Sow 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当本千年即将结束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问题成了国际关心的核心问题,这首先是因为毒品在当今国际商业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因为毒品是一颗社会定时炸弹,它危及社会 and 家庭的生存,其中包括最易受害的成员:即年青人。毒品是一种威胁,因为国际贩毒分子使用包括电子手段在内的现代通信办法从事其活动。

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任何国家都不会不受毒品的破坏性影响;毒品贸易正在以指数成倍增长,同全球化保持同步。的确,除了毒品对身体、精神和道德健康的有害影响外,我们还必须强调毒品所创造、巩固和扩大的许多有害联系,即同国际有组织犯罪、小型武器走私、恐怖主义集团和被用于洗钱的金融和工业实体联系在一起。非法药物生产严重伤害穷国发展作物和实现粮食保障,并危及甚至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

非洲在非法世界毒品贸易中占居核心位置。的确,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1997 年报告指出,许多非洲海港和机场都已成为可卡因和海洛因的重要中转站。另外,尽管近年来缴获了大批毒品并为铲除这个问题采取积极行动,但非洲仍是在非洲、欧洲和北美非法市场销售的大麻和大麻树脂的主要供应地。

鉴于这种危险的事态发展,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对非洲毒品情况进行详尽深入研究。由于非洲仍缺乏足够的后勤、技术和财政缉毒手段,由于非洲遇到客观限制,这些限制特别同其可被渗透的国家间边界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局势恶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就更有必要进行这种研究。

这种状况以导致 1996 年 7 月在喀麦隆雅温得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就打击非洲滥用和非法贩运毒品问题通过一项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也把毒品问题列入其各项活动;1993 年和 1994 年,西非共同体应塞内加尔提议就此问题通过各项决议。1996 年 6 月在西非共同体秘书处内成立了一个禁毒协调股,并于 1997 年 7 月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召开了西非共同体首脑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一项次区域缉毒行动计划和两项司法合作公约。

必须加强国家、区域、次区域和国际各级各辑毒战略和措施的内外一致性,并把减少需求方案纳入我们各国的保健和社会政策。另外,国际和国家缉毒行动不

能仅仅是政府的责任。需要不断动员舆论、社区、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政治行动者、媒介、私营部门、工会、妇女和青年组织。

塞内加尔庄严重申其坚定的决心,即在各层次协助世界打击毒品祸害,塞内加尔自 1960 年独立以来一直在这样做,并明确意识到,我国是一个因现代港口和机场基础设施而向世界开放的国家,其地缘战略位置是它有可能成为贩毒分子的输入港和过境站。因此,我们在 1963 年通过了一项打击使用 and 非法贩卖大麻的法律。我们又于 1965 年创建国家麻醉药品委员会,该委员会现在已成为部际禁毒委员会,它有一个常设秘书处并负责政府的缉毒政策。

我国已批准《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97 年,我国又在多部门研究基础上通过一项药物法规;这是协调和调整我国国家禁毒立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塞内加尔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协助下,起草和通过了一项 1997-2000 年期打击消费和非法贩运毒品的商定国家行动计划,总费用估计为 440 万美元。该计划由内部资源提供部分资金,其目标特别是加强国家能力和总的缉毒体制框架,加紧预防行动,照顾吸毒成瘾者,并改组和加强取缔工作。

另外,由于雅克·西拉克中心在法国合作方案支持下,在达卡尔郊区 Thiaroye 进行了有效努力,就毒品的各种危险进行教育和宣传,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在当局和国际合作支持下进行有效努力,因此照顾吸毒成瘾者并确保年青人受教育和了解这个问题已在我国的国家政策中占居重要地位。

塞内加尔政府感谢所有友好国家和国际机构,它们的协助使我们能够在打击毒品方面获得显著成功。国际社会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采取共同行动,以彻底铲除非法种植可用于制造严重困扰非洲大陆的毒品的植物,以及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国际社会还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确保有效执行各项有关洗钱的国际公约,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特别是司法合作等程序。

这就是塞内加尔发出的信息:这是一个满情希望的信息,即希望本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共同打击毒品的斗争中取得进展。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城市规划和生境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新西兰海关部长兼卫生部副部长尊敬的Tuariki John Delamere阁下发言。

Delamere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指出,新西兰认识到使用毒品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有责任同其他国家一道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在非法使用毒品问题上,我们一向努力采取全面和平衡的方法。我们谋求以首先减少毒品的使用来减轻毒品造成的伤害,并减少已经发生的毒品的伤害。因此,我国的国家毒品政策强调有必要坚定地执法、对毒品造成的伤害发出可信的信息和提供有效的健康服务。

我们为在管制供应、减少需求和毒品问题的管理之间取得平衡所作的努力帮助我们大大减轻了非法毒品在新西兰造成的伤害。例如,我们已大幅度增加了接受美舍东治疗的人数。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不仅减少了非法毒品的使用和共用针头,而且稳定了其家庭生活和工作,减少参与犯罪活动,并全面改进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另一个成功的事例就是十年前开始的针头交换计划,它帮助防止了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扩散。事实上,在我们注射毒品的人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比率之一。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一相对简单和廉价的方案对帮助保护全体新西兰人的公共健康是多么重要。我注意到有些人坚决反对美舍东方案或针头交换方案。对我而言,“它起作用”的回答似乎是对这些批评者的最佳答复,我深信他们要我们在“向毒品宣战”的道路上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人认为这一理论尚未成功。

我现在谈谈我觉得我们尚未足够注意的新西兰人民中的两个群体。我将从特别会议带回去的强有力的信息之一就是需要以可信和有效的方法同我们的年青人进行沟通,告诉他们使用任何毒品——包括酒精和香烟——的危险。

一些人可能争辩说,作为国家领导人,我们不能被人认为对使用毒品有任何的宽容,即便是公开谈论使用毒品的相对风险,我们也可能削弱社会对使用毒品的一些制裁。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奢谈道德高标准。我们也不可继续把脑袋伸在沙堆里。不管我们作为父母或政治人物喜欢与否,青年人正在使用非法毒品。提供有关使用毒品问题的诚实和精确的信息是减少毒品伤害的关键之一,特别是对由于听到对风险避重就轻的说

法或是看到媒体对使用毒品的渲染而可能受诱惑去尝试毒品的青年人。

如果我们想要说服我们的青年认识到使用毒品的危险,我们就需要处理年青人在成年人身上看到的虚伪性,包括一些政客和其他文职领导人在内的成年人公开并合法地酗酒,然后回过头来谴责青年人使用大麻。这种虚伪性使年青人对我们的话充耳不闻,我们实在不能责怪他们。

在许多国家里,土著人民在国家关于使用毒品问题的统计数字中占过高的比例。我所属的新西兰的土著人民毛利人的情况不幸也是如此。我想我们需要更好地加强土著人民的能力,使其理解他们如何能够控制诸如使用毒品之类的影响其健康的因素。也必须鼓励他们更充分地参与各级保健界层,必须使保健服务更加适应土著人民的需要。在世界卫生组织赞助的今年早些时候在新西兰举行的关于土著人民和滥用药物问题的“医治我们的灵魂”大会上,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有许多土著人民说现在应当承担起在其人民中进行预防工作的责任,而不是在其社区成员出现毒品问题之后等待别人进来提供治疗服务。我将把如何使土著人民参与同世界毒品问题作斗争的努力的问题带回新西兰,我将指出我们显然需要在这—领域中做得更好。

我现在作为我国的海关部长发言,我想每个人都认识到需要进行合作与协调。我遗憾地指出,新西兰执行当局经常发现,其他一些行政当局并不致力于把这此想法付诸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国际联系与协调时,我们日益看到有人设置障碍,阻止这些目标的实现。所有执法机构必须更加愿意在国际环境里工作。同样重要的是各国政府鼓励它们这样做。

最后,我想指出,有关制定一项减少需求的宣言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它阐明了在国际上在毒品政策方面采取平衡方法的重要性,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应被看作是—个平等和相辅相成的策略。新西兰期待着能够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其他感兴趣的代表团—道为拟定面向行动的减少需求策略作出贡献。

在本次特别会议闭幕和我们大家返回各自国家之后,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暗自庆贺,以为我们似乎解决了世界的毒品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要单独地和同其他人—道把我们的承诺变为行动。

并且我同意,携起手来,“我们能够做到”。

让我向大会保证,新西兰将承担起迎接这项挑战的责任。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新西兰海关部长兼卫生部副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加纳内政部长尊敬的 Nii Okaija Adamafio 阁下发言。

Adamafio 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本组织意识到毒品日益增长的威胁,于 1990 年 2 月举行了一次大会特别会议,以对付这一威胁。在那次会议上,当时的秘书长作了一项重大宣布,强调了毒品问题的所有破坏性影响。让我重温一下他的话:

“我们今天在此聚集一堂,对滥用毒品的威胁作出回应。让我们不要低估这一威胁。我们谈的是个人的悲剧、对健康的严重损害、社会的动乱、经济的崩溃、对民主体制的破坏、腐败、恐吓、暴力和死亡。”

“让我们下定决心,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把言论变为行动,并使这一行动带来胜利。滥用毒品是埋在我们文明的心中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在它爆炸和摧毁我们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对付它的措施。” [A/S-17/PV.1,第 9 和 16 页]

从那以来,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已经做了许多事并取得了许多成就。在 1990 年,为了应付我国毒品问题的威胁并出于我们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层面的决心,加纳政府实施了《毒品管制和执行法》。这是我们关于毒品的最全面的立法。它的条款包含了 1987 年 6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大会推荐的多学科纲领的原则。

我国已建立麻醉品管制局,作为有关毒品事项的政府中央协调机构,并已规定洗钱和所有毒品收益为非法。

从那时以来,我们的执法以及有关教育和预防的工作已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我国的治疗和康复方案没有象我们希望的那样成功,主要是因为缺乏基础设施和财政资源。

加纳通过在双边和多边两级努力形成密切合作关系,力求履行其国际义务。

我们还根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关于在犯罪活动和其他有关事项方面相互援助问题议定书,十分积极和坚持不懈地促进次区域合作。

对专家所提供的所有报告的研究清楚显示,毒枭和贩毒者现在的破坏性最严重,毒品市场在继续扩大,大量毒品在流动,清洗毒品钱的活动在继续,甚至在全球经济敏感地区。

如不严厉打击,这一倾向可以发展成为一场恶梦。但这样做不仅需要必要的政治意愿,而且还要有持续的财务资源、后勤支助,以及反毒战争多部门所有各方面的专门知识。

我们还必须迫切注意毒品威胁令人不安的经济层面,这些正严重破坏我们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经济生存,更被诱惑陷入非法毒品行业。

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加纳开展经济改革,以振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虽然必要,但能给社会中比较容易受伤害的部门带来痛苦的短期后果,特别对乡村和城市平贫民。经济增长的好处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反映在他们中许多人的收入中,因此他们很容易受诱惑,陷入种植和贩运毒品的行列和充当走私者。

我愿向大会保证,加纳仍然承诺同毒品作斗争。但是,控制世界经济的发达国家必须认识到,控制毒品以比较贫困的国家流出的最有效办法是支持我们建立可持续的经济的努力。

只有这样,我们解决全球毒品威胁的联合努力才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

我要借此机会正式表明,加纳深切感谢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和其他的捐赠国,特别是美国、联合王国和德国的政府给我国国内毒品管制方案的鼓舞和支持。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纳内政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约旦内政部长 Natheer Rashid 先生阁下发言。

Rashid 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让我祝贺主席主持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工作。

我也要感谢所有的国家、代表和观察员,他们参加这次会议,表明了他们的普遍认识。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不断努力同最大的邪恶作斗争,以拯救我们的社会免受它无穷无尽的危害。

我们约旦哈希姆王国认识到这一邪恶的危险,积极同它作斗争。我们已把这一问题放在最高优先地位。正如大会所知,约旦既不生产,也不消费这些药物。但

是,由于我国的地理位置,处在北面和东面的生产区和南面与西面的消费区之间,给了我国以安全网和打击日益增长的贩运活动的防线的更大责任。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些走私活动的性质,这些活动发生在约旦的广大地区,时常地形崎岖。

我们在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控制这一祸害的危险,保护我们的公民,帮助我国的邻国,帮助保护国际社会免受其害,不论是在预防领域,还是打击走私活动。我国在这方面的行动基本上符合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的报告。

保护和预防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在这一领域,我国已在社会所有各阶层发起一场公众教育运动。约旦政府承认并赞扬公共和私人组织在提高社会成员的认识,以减轻这一问题方面的作用。教育部已在课程编入适当材料,让学生认识到麻醉毒品的危险。高教部、文化部、青年部和新闻部也在努力。它们这方面的努力得到地方报纸和杂志的支持。所有这些组织都已携手指导和教育青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摆脱麻醉毒品的危险。

保护的概念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治疗吸毒成瘾者和使已被判有贩毒罪的前违法分子彻底改过自新。社会发展部、内政部和卫生部都有自己的方案,挽救和治使这些人得到康复和治疗,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重新过上正常生活,重新纳入他们的社区,完全认识到他们所犯的罪行的严重性,以及他们给他们自己和他们周围的人造成的危害。

宗教和精神价值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所有各种神圣的宗教一样,伊斯兰是我国保护工作的一大支柱。因此,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培训和派遣传教士到全国各地的中心,使人民认识到麻醉药物的危险,以及用毒品的害处。目的是指导他们走向一个健康的未来。

在立法领域,在约旦酋长国成立以来,通过的第一批法律文书之一是 1926 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其中有关麻醉品的规定。这条法律经过多次演变和修正,直至为 1988 年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法取代。这条新的法律规定吸毒成瘾者有权得到治疗,免除惩罚,以鼓励他们向社会承认他们的罪过。另一方面,它加重了对涉及毒品和精神药物其他方面活动的惩罚,如非法贩运和参与国际黑帮。在某些案子上,根据约旦这种罪行增加的情况,对这些罪行的惩罚更加严厉。

法律还规定没收非法的毒品钱。目前正在审议一项关于洗钱活动的法案。

所有政府机构参加打击毒品斗争,并配备了在约旦沙漠地区开展行动所必需的人员和设备。我们使用包括空中检查的手段查明,约旦没有任何非法作物,因此我们的数据库表明没有任何生产设施。

在国际舞台上,约旦政府根据其能力和潜力支持每一个友好和姐妹国家,尤其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信息方面。我要在这里强调我国与邻国保持的关系和与它们签署的双边协议。我们甚至超出这些协议的范围,为具体目的在有关没收的程序方面加强与邻国的合作和交流意见及信息。

我们一向支持加入国际条约,以便制止毒品问题。我们签署并加入了这一方面的许多协议。我们也支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并愿意合作以便实现我们大家所渴望的目标。

约旦王国每年从其预算中拨出大量资金用于打击毒品,以便在消除这一问题方面取得进展。我国执法机构成功地将这一危险活动减少 20%多。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基金重视这些成就,并使我们能够发掘我们的潜力和使我们的设备现代化,以便加强对偷运毒品者和贩毒者的控制,这些人拥有现代通讯系统,有的时候掌握比我们更有效的工具。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约旦内政部长的发言。我请斐济代表团团长 Puseci Waqalevu Bune 先生阁下发言。

BUNE 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在任何战争、战斗或斗争中,与敌人交手后,我们必须评估我们的战略、战术和选择,以确定我们是否正走向胜利或正输掉战斗。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届特别会议是十分及时的,并为国际社会进行这种评估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我们因此高兴地参加本届会议。

打击麻醉药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斗争在十年前通过《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的联合国公约》之后打响,这包括 1961 年《关于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和 1971 年《关于精神药物公约》。

斐济是这些公约的签署国,并充分致力于建立一个无毒品世界的国际、区域和国家努力。

我国代表团最近痛心获悉,自 1985 年以来,罂粟的非法生产增加了三倍多;古柯非法生产在 1985 年至

1994年期间增加一倍;以及滥用精神药物的现象继续增长。这些数据尽管令人忧虑,但应该促使我们以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坚定的决心努力扭转这一趋势。

在国际和区域一级,我们必须促进和协助各国政府充分应用药物管制条约的条款,并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开展反毒斗争,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战略、战术和行动,以便有效地应付这一挑战。

在各个国家,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应根据规划署自己的倡议或应政府的请求,与各国政府密切合作,以制订和实施国家战略、计划和方案,以便建立一个无毒品国家当我们使所有国家没有毒品时,我们将有一个无毒品世界。这种协作可以许多形式进行,包括立法行动、更多的教育和大众交流方案以及更多的培训,以便向每一个国家提供打赢这场战斗的工具和技巧。

许多发展中小国在打击非法毒品的斗争中面临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与向这场战斗提供资金有关。象斐济这样的国家的不足资金必须用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和从我们中间消除贫穷。我们需要在必要的国民生产总值0.7%的国际水平上提供的最大程度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协助我们进行打击非法毒品战争。毒品交易发展成为非法企业,创造了非法就业。发展中小国能够通过增加投资,以扩大商业和工业部门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来处理这个问题。

基本情况是,人们从事非法毒品交易,因为与政府所提倡的出口作物的货币价值比较,它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为了扭转这一局势,政府必须创造一种环境,使包括商业和工农业扩大在内的国民经济发展大到足以抵销和消除毒品交易的存在。我们必须为人民提供合法的商业选择和创造经济价值的就业。

大麻是斐济非法毒品问题的症结,并且在过去十年中成为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热带气候使大麻在全国各地生长。使用大麻起初限制在局部地区,城市地区市场已对非法毒品交易变得有利可图。很少有迹象表明斐济存在烈性毒品。

在根除非法种植大麻的运动中,斐济警察积极参与根除和没收大麻行动,并逮捕违法者。可得到的资料表明,贩毒者频繁地将大麻从乡村地区贩运到城市地区,他们利用商业船、渔船或公共交通工具将毒品运送到市场。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自1990年以来,50%以上斐济贩毒者的年龄为17岁至25岁。

我国警察人员迄今为止参加与教育部在学校、村庄、教会和其他民间团体中联合举办的教育方案,以提高公众对吸毒危险的认识。我们将预防和教育方案主要针对年轻人,因为正如先前所说,他们在1997年占我国吸毒者逾一半。

我国政府认识到,打击毒品灾祸需要采取综合方法。为此目的,政府向议会提交了《药物滥用咨询委员会法案》,该法案旨在制订一项在斐济预防滥用药物、教育和研究的全面和实质性方案。该委员会的任务是鼓励、促进、发起和协调对饮用烈性酒和滥用药物的研究,饮烈性酒和滥用药物被确定为包括烈性酒;精神、药用或非法药物;诸如汽油和一些炭氟化合物等挥发性物质;促蛋白合成类固醇以及在斐济与这些物质相关的问题。此外还有委员会的教育、传播、收集和监测作用。

我国政府同样意识到,为了打赢打击非法毒品的全球战斗,有必要制订立法,以便利于引渡在逃犯、相互法律援助和转让诉讼。我高兴地宣布,斐济已分别颁布《相互协助办理刑事案件法》和《赃款法》,以补充我国的《引渡法》。

最后,我国代表团将完全支持通过三项决议草案--《政治宣言》、《减少药物需求指导原则宣言》、和“加强国际合作以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措施”。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斐济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摩纳哥代表团团长 Jacques Louis Boisson 先生阁下发言。

Boisson 先生(摩纳哥)(以法语发言):摩纳哥当局基本上赞同这种认识,即只有在坚定的政治决心基础上扩大国际合作,才能制止国际毒品贸易及与之有关的所有犯罪活动构成的威胁。

目前,各国具有战胜这一灾祸所必须的法律文书和机构。我们现在必须联合努力并汇集我们的经验,以便特别是向年轻人提供一个无毒品的社会。

摩纳哥大公国已批准了所有关于毒品的国际案文。我国几次改变其有关毒品的法律,以使之与这些文书相关联。自1985年以来,已把毒品钱的清洗视为犯罪,这种罪行的范围已根据《1988年联合国公约》扩展并分为多种。1993年,我国的刑法法典还增加了关于清洗非法来源的财产和资本的广泛的刑事法规。这

些规定的目标是在有组织的犯罪范围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尤其是勒索、绑架和非法监禁、作淫媒和武器贩运的收获。

七个工业化程度最高国家于 1989 年成立的财政行动工作队的 40 项建议的执行,使关于洗钱活动的立法工作可以完成。各金融机构必须参加打击毒品贩运或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所产生的金钱的清洗活动的斗争。在同法国之间的双边协定的框架内建立了一个有关资金流通的信息和控制设施,以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摩纳哥领土的狭小,显然有利于实施这些建议并有效控制其执行。

摩纳哥大公国作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一个创始成员,在打击毒品贩运和毒瘾方面为该部队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大公国政府将继续无条件地支持联合国的缉毒努力,对联合国国际药品规划署的活动表示完全的信任。

已经拟订的要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三项决议草案的规定,应重新推动消除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非法分销这类大规模国际范围的犯罪活动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的无情斗争。

只有通过扩大的和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使在打击这一世界范围灾难中所重申的政治意愿获得成功。当然,这种合作必须是合法的,而且必须是在控制先质与合成毒品、减少需求以及替代发展计划和活动的领域内进行。应当通过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而客观地进行打击全球毒品问题的共同斗争,采取一种平衡于教育和预防同取缔和康复之间的做法。

毒品消费在过去 10 年中无情地增长。大家对此都表示同意。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这种在当代社会的弊端中找到肥沃的滋生土壤的令人震惊和罪恶现象的根源,以便更有利地打击,我们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干预。贫穷、经济不稳定和丧失经过数代所获得的传统价值,很可能造成越来越多的年青人感到绝望,逃离动荡的世界中人为的欢乐与痛苦。

因此,我们有责任让这些多少失去方向的青年人恢复希望;像摩纳哥的“收听青年之音”协会那样聆听他们的声音;像很多值得我们感谢的非政府组织那样保证最绝望的毒瘾者获得关照和康复。对很多这种人来说,希望能够给一度似乎暗淡的未来带来光明。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纳哥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斯里兰卡代表团团长 John de Saram 先生发言。

de Saram 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我极为荣幸地代表斯里兰卡代表团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发言,我国代表团在很大程度上衷心赞同在我之前的很多尊敬的发言者所表示的看法。在过去 50 年中,为了处理毒品滥用和供求问题及其之间的联系议题,已经作了大量工作——实际上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我们面前似乎仍总是有更多的工作等待去做。

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将很快在其对控制毒品滥用的广阔和复杂领域采取的全球做法中,敦促按照在大会早先的会议上特别是在 1990 年的第十七届特别会议上所通过的《全球战略》和《全球行动方案》,在国际和国家一级通过并执行另一批具体的方案。

在国际合作——全球和区域之间、区域和次区域、双边、正式和非正式安排——方面需要作很多工作。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国家、地方和家庭方面多作努力。正如圣卢西亚代表昨天傍晚雄辩地提醒我们,让我们希望行动跟上言词。

关于在南亚的国际合作,我谨通知大会斯里兰卡下个月将担任南亚七国——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联盟主席,即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通称南亚联盟。该地区毒品滥用管制问题将按照 1990 年南亚联盟通过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及参照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结果认真审议。

至于斯里兰卡本身和我们所作的国家努力,全国危险药品管制委员会已要求我通知大会,大会 1987 年通过的今后对毒品滥用管制活动的综合多学科纲要以及 1990 年大会通过的全球行动方案对于指导我们制定关于毒品的全国政策总声明、建立和扩大机构、通过立法巩固和更新斯里兰卡的毒品滥用法律以及制定具体方案方面都有很大帮助。这些方案包括在公共和私人设施中治疗对毒品的依赖、康复、预防教育并酌情将吸毒成瘾的犯罪者交给非刑事机构。

我还被要求告诉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我们十分感激在制定斯里兰卡国家毒品政策声明以及毒品管制总体规划方面给予斯里兰卡的咨询和帮助。我们期待着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执行上述声明和规划中继续给予咨询和帮助。

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议程中有若干项目是关于限制和减少供应毒品、限制和减少对毒品需求以及在对付那些进行现在我们称之为非法毒品业的人巨额洗钱后的收益所应采取的措施。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然而我们,斯里兰卡代表团,还要请大会本届特别会议认真注意在过去 30 年中悄悄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种现象——即据说往往存在于那些进行非法麻醉品贸易、非法军火贸易、非法洗钱过程以及向包括惨无人道的冷酷而工于心计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内的其他犯罪活动提供经费的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这方面,我谨向大会宣读 1997 年 7 月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改革建议报告中的两个句子。

“政府当局和民间社会日益受到跨国犯罪、毒品、洗钱和恐怖主义网络的威胁。黑社会团体能够取得尖端的信息技术和武器以及世界市场经济运作的各种手段,大大增加了这些团体的潜力和影响,对法制以及合法的经济和政治机构造成威胁。”(A/51/950,第 143 段)。

我祝贺秘书长说出这些警告的话,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和在皮诺·阿拉奇先生出色、有力领导下的联合国国际预防犯罪中心之间现在存在密切的关系,为此我祝贺秘书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里兰卡代表团团长的讲话。

现在我请格林纳达代表团团长 Robert E. Millette 先生阁下讲话。

Millette 先生(格林纳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祝贺你以切实和高效率的方式主持本届特别会议。我国代表团已经并将继续在地方、区域和国际上作出一切努力根除贫困并使我国摆脱毒品的祸害。

研究资料表明失业和滥用药物之间有直接相互关系。格林纳达全国预防毒品委员会最近搜集的统计数字表明因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而被逮捕的大多数人都都是失业或就业不足。因此,我们请发达国家以提供有意义的就业来源并为每个人,特别是为 20 岁至 35 岁之间的男人进行训练来帮助格林纳达设法根除贫困。

我国政府感到可持续的根除方案必须伴以提供正规收入作为鼓励。在格林纳达收入的来源之一是微型企业方案,其目的在于鼓励全国各地的私营企业。我们要强调成功的根除方案必须伴以提供正规收入作为鼓励。微型企业项目在提高格林纳达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方面已有很大成效。

存在许多造成毒品问题的社会经济因素。我国有些年轻人把贩毒者和贩运毒品者作为正面的仿效榜样。格林纳达政府正采取积极而进取的办法使务农、制造业、渔业和其他商业企业变得更容易为我国年轻人提供工作并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我们请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些努力中帮助我们。

美国驻巴巴多斯使馆编写的 1997-1998 年国际麻醉品管制报告赞扬了格林纳达全国预防毒品委员会是一个强有力和有生命力的组织并能使诸如警察和海关等部门参与其工作。然而,格林纳达将继续作出一切努力减少需求并就非法毒品产生的后果对我国的青年和老人进行教育。

格林纳达是区域安全体系这个东加勒比加强军事合作主动行动的积极成员。格林纳达还是海事活动情报系统这个由美国资助的项目的成员。该系统使区域海岸警卫队得以追踪通过东加勒比的船只。我国政府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必须对我们打击非法药物的斗争采取全球办法。我们各国无论大小,都必须设法解决供应、需求、洗钱、腐败和从使用非法药物产生的多种社会疾病。

我国政府曾分别在 1971 和 1988 年加入四项联合国公约中的其中两项:即《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 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87 年 7 月,格林纳达政府和委内瑞拉共和国政府签署了一项《防止、管制和取缔消费和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协定》。格林纳达、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还签署了其他条约和协定。格林纳达还在美洲国家组织第十六届常会期间加入美洲管制药物滥用委员会。

我国政府认为毒品贸易具有许多层面,因为它跨越各政治、经济、地理、社会、法律、卫生和文化领域。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携起手来,找出通盘和实际的解决办法。我们在这届特别会议制定的各种解决办法和战略都必须处理毒品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吸食者和生产者。

我国政府的《综合减少药物战略》集中涉及以下方面:通过建立教育部毒品预防秘书处等措施加强体制;通过同警察、海关、教育部和法律事务部合作制定各项方案减少需求;通过检查货物和旅客以及对海洋和陆地的监视减少供应;通过卡尔登戒毒所、巴科雷戒毒中心和其他设施进行治疗和康复工作;立法和司法机关、国际和机构间合作;以及经济和文化发展。

1986年,政府任命了毒品预防委员会,以便制定和执行减少麻醉品需求的各项政策。格林纳达皇家警察力量和教育部还在全国各小学开办抵制滥用药物课程。

打击生产、使用和贩运毒品的斗争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但是,格林纳达、卡里亚库和小马提尼克政府和人民完全绝对地致力于这场战斗。我们希望,本届特别会议将使各国政府、各国际机构、各社区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建立更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们相信,我们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创造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格林纳达代表团团长所做的发言。

我请马耳他代表团团长 George Saliba 先生阁下发言。

Saliba 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马耳他欢迎召开专门审议打击毒品问题的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今天,由于技术革命变革和新的先进通讯和交通手段,有组织犯罪找到了它们认为的巩固其既成非法活动的肥沃土壤。毫无疑问,毒品问题已成为跨国问题,并引起所有国家的关心。我们必须强调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协调一致努力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已成为国家和全球两级的祸害。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哪个人可以声称不受毒品现象的波及——这个现象不仅是对个人和社区的威胁,而且也是对国家和区域内部安全与稳定的威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 Pino Arlacchi 先生已在其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这一点,他在会上表明

“国家再小也不嫌小。每个区域都十分重要。每个人和每个社会都会受到非法药物的不利影响”。

我国代表团赞扬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在履行其新职责和处理毒品问题时所表现的热情、积极性和远见。

关于药物管制署所需资金问题,可以把《1988年维也纳公约》第五条第5(b)(1)款的规定当作筹措药物管制和预防方案经费和筹措药物管制署各方案经费的依据,药物管制署各方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筹措资金。

马耳他欢迎秘书长把若干有关职能并入由 Arlacchi 先生领导的单一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我们也欢迎秘书长任命一个高级专家组,以便对自大会1991年设立药物管制署以来联合国系统内开展各项打击非法药物努力的情况进行全面审查。

《政治宣言》草案要求建立或加强各区域或次区域机制,从而使各区域和次区域能够分享执行国家战略所产生的各经验和结论。在这方面,马耳他政府完全支持欧洲地中海进程在巴塞罗那和瓦莱塔的采取的各项不同行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非法毒品贸易各方面积极进行对话与合作。

马耳他同大多数国家一样,其毒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马耳他政府承认情况非常严重,并在坚决打击贩毒份子过程中,通过制定一项密集和全面的战略采取适当补救措施,该战略包括加强执法效力、改善入境港的控制、根据各项国际公约更新法律、制定预防措施、改善治疗、康复和社会支助结构,并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定或安排特别同地中海沿岸国进行合作,以加强必要的基础设施,有效控制和预防过境马耳他的非法贩运活动。

马耳他政府致力于日趋严厉打击非法贩毒活动。《危险药物法令》这个主要立法已得到订正,特别规定对非常严重的贩毒者判处无期徒刑;对其他贩运案判处十年徒刑;对贩运、种植和进口案处以强制徒刑;没收已定罪贩毒分子的财产;审前财务调查;确定洗钱为刑事罪行;以及加强在此领域的国际合作。

目前正在调整适用监测贩毒分子,没收其财产和其他旨在加强警察打击贩毒行动措施的各项法律,以使它们同现代欧洲国家的法律相一致。同时,还实施了各项预防方案,以提高父母、青年和儿童的禁毒意识。另外,政府还支持并谋求在管理戒毒方案方面同各志愿组织进行尽可能最密切的协调与合作。目前正在不遗余力地确保把志愿组织视为政府机构的伙伴。

今年2月宣布的新措施将允许引进战略性和行政性的结构,以便在管理有关滥用毒品和酗酒的国家政策时进行必要的协调。为此目的,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协

调委员会,以监督政府机关和志愿机构的运作,监测有关滥用药物的国家政策的执行,并就社会政策的改变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马耳他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可能对贩毒者具有吸引力。在我们方面,我们是能够控制局面的。但是,为了维持这一势头,马耳他需要更多的技术援助,特别是在监视、信息交换和咨询服务领域里,以便加强其打击非法贩运毒品的能力。

今天比以往更加需要以更直接和协调的方式处理毒品问题。预防和减少需求、控制供应、取缔非法贩运以及受害者的治疗和康复,这四个领域都不能孤立地对待。应当指出,本届特别会议将要通过的政治宣言草案具体重申了我们的坚定决心和承诺,要通过国际国内旨在减少毒品的非法供应和需求的战略解决世界的毒品问题。

马耳他重申,它充分支持国际社会为控制世界毒品问题所作的一致努力。我们保证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建立一个无毒品的社会。毫无疑问,我们的首要责任是确保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所作的努力是持续的、平衡的和一致的。我们可能正处于在控制人类许多年来面临的最严重的祸害方面取得明显成功的前夕。如果我们给二十世纪留下一个诺言没有兑现的遗产将是不可饶恕的。

今后的任务是不容易的,但是其生命受到毒品威胁的数以百万计的世界青年的困境应当足以坚定我们的决心。我们的承诺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年以及后代的义务,以便他们能够在安全的环境里过上健康的生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耳他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请所罗门群岛代表团团长 Rex Stephen Horoi 先生阁下发言。

Horoi 先生(所罗门群岛)(以英语发言):国际犯罪的迅速增长正对所有国家产生影响。但是,象所罗门群岛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其地理位置和特征以及有限的阻止和实施能力而特别容易受到损害。这特别适合贩毒及其相关的暴力和金融犯罪的情况。此外,毒品问题及其相关的弊病严重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和我们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所罗门群岛对毒品问题感到严重关切。现在明显的是,非法毒品是本地生产和广泛使用的。自从 1980 年代后期以来发现和没收的非法毒品,包括 1989 年在我们的一个偏远岛屿上发现的 2.6 吨压缩大麻,证实通过所罗门群岛大规模贩运毒品是一个现实。没有一个有效的情报网就难以发现和查明从事非法毒品交易的所罗门群岛国民,更不用说越过我们的边界的国际贩毒者。尽管我们假定毒品是以各种方式运进所罗门群岛的,海关和警察的报告显示,毒品主要是通过邮寄和为首都服务的国际机场进入的。更有甚者,今年 2 月查出的古柯叶种植事件与最近三件海洛因案件表明,更严重和危险的毒品现在正在威胁我国。

对付我国迅速增长的非法毒品活动和对有效的全球毒品管制战略作出贡献是艰巨的任务。在审查和加强现行有关毒品的国家立法和政策、提供充分的专业培训、增加有效和适当的设备、发展有效的情报系统,以及促进最终将消灭毒品市场的减少需求战略方面有许多事要做。必须派受过专业训练并使用可靠的情报网络和有效的侦察设备的人员运动去对付使用现代技术和通讯手段进行贩毒和洗钱的人。

尽管有困难,我们采取了几项控制毒品的主动行动。例如,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正在通过提升其缉毒单位和加强情报系统来发动一场打击非法毒品的运动。此外,今年 2 月发起了一场动员社区对打击非法毒品的支持的运动。为了提高对毒品的基本认识和进行教育而进行的公众对话和对学校的访问正在较小的规模上进行。有必要扩大和扩充这类活动,特别是在农村社区。

另外,已经提议建立一个反毒品运动委员会,以制定在所罗门群岛有效控制毒品的战略。该机构将让公民社会的各阶层参加。必须指出,公民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参加是必须的,是任何切实可行的毒品管制战略的先决条件,特别当其关键目标之一是减少青年对毒品的需求。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毒品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在供求两方采取全面的全球性解决方法。因此,我们在本国所作的努力必须得到区域和国际努力的补充和加强。各区域和次区域除了举办讲习班和研讨会之外,还发起和采取了某些毒品管制措施。例如,在我们次区域,1992 年的《霍尼亚拉宣言》的重点是提供起草法律的援助、改进区域警察和海关官员的缉毒能力,以及帮助培训和信息交流。必须调动更多的资

源更好地执行这类区域倡议并鼓励和协助在毒品管制所有方面的区域间和国家间合作。具体而言,我国代表团支持有关加强在预防、执法和审判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建议。

许多国家也开始以加入诸如《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之类的有关的国际公约来处理毒品问题。但是,批准公约但却没有执行公约的资源和能力是不起作用的,尤其考虑到对现有挑战作出有效反应的紧迫性。为了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需求和销售以及诸如洗钱之类的相关活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特别是在情报的收集和分析、侦察和审判方面。

但是,在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协助象我国这样的较小国家的第一优先是要帮助我们发展适当的情报网和确保提供培训援助,以扩大我们本国的努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代表团坚定地支持有关要求本届会议产生面向行动的结果的呼吁。

最后,毒品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的国家中,除了采取有力的执法手段外,我们还必须投资创造其他替代经济机会。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和其他组织的努力。但是我认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大大有助于减少毒品问题。解决吸毒成瘾人口的需要远比提早发起预防战略代价昂贵,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

我国代表团同前面发言者一起,重申需要用一种长期和全盘的方针来解决非法毒品的问题。所罗门群岛面积小,容易受影响。我们不再是时间或国际贩毒分子遗忘的地方。大家庭之一所罗门群岛社会的基础已经受到威胁。虽然我国政府承诺努力打击非法毒品,但是我们知道需要国际合作。

因此,这届特别大会的一个具体结果将是作出一项全球承诺,在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千年的时候,帮助确保我们各国社会文化和道德结构牢固持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所罗门群岛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多哥代表团团长 Roland Y · Kpotsra 先生阁下发言。

Kpotsra 先生(多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多哥代表团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以高超的技巧领导我们的工作,这无遗将保证我们的审议取得可喜的成功。

我也借此机会最真诚地感谢麻醉药品委员会为筹备这次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做的出色工作。

作为一个居民人口 450 万,其中 50% 为 15 岁以下年轻人,51.3% 为妇女的国家,多哥也为自己制订了以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基础的指导原则,并且正在不知疲倦地努力,促进多哥在和平与安全中和睦及可持续地发展。在这方面,多哥有目的地把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青少年犯罪和滥用及非法贩运毒品和精神药物的斗争作为我国的优先任务之一。

作为本世纪末的一种名符其实的瘟疫,毒品现象今天遍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它的危害,不管它的面积大小或发展程度。世界各地,在不同的程度上,许多种毒品的种植和生产,并为世界人口很大一部分使用的情况正在增长。

在多哥,最近有较大面积的大麻种植场,以及大量可卡因、海洛因和精神药物从某些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偷运进入我国,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1990 至 1993 年的社会政治困难又特别加重了这一问题。由我国国民和已在我国定居的外国人种植的大麻,不仅供应不断增长的当地需求,而且生产有余和出口,特别是到欧洲。

另一方面海洛因、可卡因被运入我国,过境转向其他地点。举例说明,1997 年,我们没收了 81 公斤海洛因,13 公斤可卡因,1 107 公斤大麻,以及 11 000 片精神药品。滥用这些产品给我国人民的健康带来的有害影响正变得惊人的严重,很可能造成灾难,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面对这种至少是令人可悲的局势,我们各国绝对必须单独和集体地加紧努力,采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要求的有力步骤,以便有效地打击毒品的非法流动。

在我国方面,多哥政府在共和国总统的有力的领导下,近年来已坚决承诺展开一场无情打击这一祸害的斗争。作为三项国际药品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毫不犹豫地加入有关重要的次区域文书,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刑事事项相互援助公约》和协约理事会成员国之间司法合作与相互援助公约。

此外,多哥于 1998 年 3 月 18 日通过了一项关于药品管制的新法律。这项新法律符合《1988 年公约》,顾及预防、取缔,以及治疗并使吸毒成瘾者重新恢复社会生活等领域,以及洗钱领域。

除了这些法律工具外,共和国总统还颁发命令,建立全国禁毒委员会,一个协调多哥禁毒斗争部门间机构。该委员会已经迅速开始界定一项有关各项战略的全国政策,采取一个多部门、全面和非常平衡的方针。

除了宪兵、警察和海关官员通过其禁毒部队采取的打击毒品行动外,通过一个禁毒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各非政府组织也采取了预防行动,这网络一直在全国各地进行一场积极教育运动。

显然,尽管我们已作了努力,我国政府没有能力部署贯彻其反毒政策所需要的资源。事实上,这项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除其它外加强麻醉药品试验室分析能力,建立缉毒单位,设立吸毒成瘾者治疗机构,组织安排技术培训方案,以找出洗钱活动,以及对法官的适当培训。可以看到,任务是巨大的,而且只有在政府的努力得到双边或多边重大援助的支持,才能完成。

现在各国已有共识,即同世界毒品问题作斗争是一项共同责任,必须分担。简言之,打击毒品的生产、非法销售、贩运和分销的斗争是一场全世界范围的运动,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而且国际社会必须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国际管制方面。

这里我们要赞扬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西非,特别是在多哥的工作,并欢迎本届特别会议的召开。

多哥代表团期望将要达成文件,加强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团结与合作,在联合国、联合国各个机构和会员国之间发起持续的定期对话,以便更有效根除毒品的祸害。因此,在这方面,通过一项真正的普遍性社会契约必不可少,作为这场合作的基础,并为更加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管制铺平道路。

前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经相当正确地指出:

“麻醉药品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一个国际上严重担忧的问题,这包括因为它对儿童和青年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的是,国际和多边努力是制止和减少毒品的贩运和使用的最大希望,毒品的贩运和使用对个人和他们所在的社会造成可怕的影响。”  
(ST/DPI/906,第1页)

多哥赞同这一观点,并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促请国际社会不仅仅限于简单的分析,应探索最佳的方式和方法,并考虑最佳措施,在下一个千年将要到来时帮助鼓励打击和消除这一祸害。

我们打击毒品祸害的斗争是一场不容易完成的重大斗争,一项长期任务,只有我们为此目的团结努力,真正投入我们的决心和适当的资源,才能完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多哥代表团团长的发言。我现在请斯威士兰代表团团长摩西·德拉米尼先生阁下发言。

德拉米尼先生(斯威士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表达姆斯瓦蒂三世国王陛下、皇太后陛下、斯威士兰政府和整个斯威士兰民族的热烈问候和良好祝愿。

在举行第十七届特别会议8年后,我们举行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以制订更加全面的,综合的处理国际药物管制问题的方法,这是因为由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滥用、非法生产和贩运令人吃惊地增加,我们继续面临各种挑战。

然而,持续不断的努力表达了联合国、会员国和民间社会消除这一在国内和国际上破坏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的问题的坚定决心,这种努力确实值得赞扬。

一些国家经济落后,加上政治不稳定和动乱,使他们成为非法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的肥沃土壤,同样,在存在发展所必需积极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地方,罪犯更容易越境贩运和分销毒品。这是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挑战的一个不幸现实。

极为令人不安和非常不幸的是,无辜儿童和年轻人也染上毒瘾。同样不幸的是,妇女后来也加入男人的行列,并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法贩毒和吸毒的犯罪活动。

毒品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不应被低估。毒品是一个主要健康问题;它们在家庭中造成破裂和不和。它们对经济和发展计划造成不利影响,并且促成社会解体。

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贫穷后果与我国年轻人广泛涉及吸毒和贩毒有联系。虽然联合国负有消除贫困的重要任务,但各会员国在寻求确保使本国公民得到社会服务的努力中绝不能绝望。缺乏就业机会可能导致诸如吸毒和贩毒之类的问题。

贩毒及其与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和非法贩运军火的联系对社会构成的巨大危险和威胁使各国政府有必要在对付这一威胁进行合作,从而防止资金在从

事此类活动的人中间流通。这一问题如此严重地超越国界和区域界线,国际社会必须继续集体地处理毒品问题。

各国政府加强努力颁布有关法律以及加强这方面的国家司法制度的必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会过份。因此,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今天将通过的宣言草案。尤其是因为该草案规定了制订和加强国家立法、法律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方案的预定日期。不制订严厉的法律和规定,控制毒品问题的努力将继续受挫。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根据国际文书与其他国家一起采取有效的药物管制措施,以及促进在诸如引渡和相互法律援助之类的措施中的司法合作。必须在全世界协调反毒品立法,这要求全体联合国会员国作出承诺,并在各级进行合作。

在国家一级,斯威士兰王国政府正与各非政府组织协作,大力执行针对最脆弱群体、尤其是年轻人提高对毒品认识的方案。此类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教育国家和社区认识到吸毒和滥用药物的危险和风险。如果全民族、尤其是儿童和年轻人了解有害药物的后果及其非法性,他们就有权作出明达的决定。

旨在加强执法机构作用的有关立法的颁布和更新,加强了抑制毒品灾祸及其以腐败、洗钱和非法贩卖军火等形式的各种表现的努力。处于各种颁布阶段的新建议的立法包括:滥用药物法案;管制药品及相关药物法案;外国证据法案;赃物法案;以及洗钱法案。

还值得指出的是,斯威士兰王国正全力以赴地处理腐败问题,这个问题是贩毒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形式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一个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于1998年3月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

我谨进一步强调:旨在根除非法种植和贩运大麻情况的国家努力需要财政支援。有效地控制大麻种植需要摧毁作物和种子。直升飞机的使用可大大强化进入隔绝的山区大麻种植区的能力。

最后,斯威士兰王国保证充分支持联合国系统旨在制止非法贩运和滥用毒品及从而确保我们各个社会和

整个世界安全的持续努力。我们尤其赞赏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所作的努力,其效果已见于斯威士兰为其一个成员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范围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威士兰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下午6时散会。